

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 及其影响

楚树龙 方力维

[内容提要]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人口数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生产和消费较快增长的势头,使美国国力的数量方面呈现持续发展和上升的趋势。但在美国人口数量较快增长的同时,美国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人口增长主力的大量拉美移民及后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英语水平较低,使美国人口的总体质量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人口质量和素质的下降,势必影响到美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 21 世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美国社会 美国经济 人口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和贫穷落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否定人口多的倾向,认为人口众多是国家力量的负数。但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又使全世界看到人口众多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仍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条件。因为自从 20 世纪大危机诞生凯恩斯经济学说以来,全世界都承认相当数量的人口规模仍是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世界经济转向“消费带动生产”、“消费决定生产”的时代以后,较大数量的人口规模就成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较大数量的人口仍是 21 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和必要条件。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人口仍在增长、甚至是较为快速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的一部分,笔者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对该项目研究的支持。

体,这也是美国经济长期在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欧、俄罗斯、日本等西方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呈人口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呈长期停滞趋势的情况下,西方世界惟有美国在 21 世纪呈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同时人口结构和质量也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一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变化趋势必然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人口数量呈长期较快增长趋势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2004 年美国人口增加了 280 万人,即 1%;到 2006 年 10 月 17 日,美国人口达到了 3 亿,成为继中国、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美国人口从 1950 年到 2006 年增长了 1 倍,即增加了 1.5 亿人。在 21 世纪头 6 年中,美国人口增加了 2000 万人,其中 60%是国内自然增长,40%是外来移民。

“事实是,我们看见人口急剧增长。”美国环保杂志《E 杂志》编辑、人口学家吉姆·摩塔瓦力(Jim Motavalli)如此评论道。而且,人口专家忧心,美国如果保持此人口增长的速度,在 2050 年之前,总人口数就将增加至 4.2 亿,而在 21 世纪结束前,人口总数更可能翻两番。

人口普查局将人口的急剧增长归因于良好的生育率和持续增加的移民人数。统计显示,在美国每 8 秒钟就有一名新生儿出世,而每 26 秒钟就有一名新移民踏上美国领域。“以此速度,在 22 世纪来临前,美国人口可能高达 10 亿,而其中将有 2/3 会是移民,”人口普查局发言人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指出。

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8 年 8 月预测,美国人口在 2039 年将超过 4 亿,2050 年达到 4.39 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08 年 2 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美国人口到 2050 年时会达到 4.38 亿。

二 人口结构的变化

现在美国 3 亿多人口中,1/3 是“少数民族”,即 1 亿拉美、黑人、亚洲和美洲土著居民;现在美国 5 岁以下的儿童中,约有一半是少数族裔。移民现在占美国人口 12.4%,1860 年至 1920 年移民最高峰时期是 14%。现在移民总数为 3570 万人,比

Haya El Nasser, "U. S. Growth Spurt Seen by 2050," *USA Today*, February 12, 2008, p. 3A.
《2004 年美国人口近 3 亿:中西部、沿海各州成长最快》,《华盛顿观察》,2005 年 1 月 4 日,第 1 期。

2000年增加了1.3%,10年后将占总人口的40%。

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及移民的出生率,占增加人口的82%。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近10年来美国白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一个较低水平,大量移民的到来对美国人口的规模、分布和构成影响巨大。1990年至200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近1100万,占美国人口增长的1/3。从2000到2005年,美国国内出生于外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6%。

据联合国统计,美国拥有全球20%的移民。在1900年至2005年的15年中,美国吸引了全球新移民的75%,即1500万人。排在美国之后的是德国和西班牙,各自吸收了400万新移民。

人口普查局2008年预测,从2008年到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族裔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6%下降到46%,少数族裔将从目前的1/3上升到54%。其中,拉美裔增长最快,人口将增加1倍,达到人口总数的29%,从目前的4279万增加到1.328亿,几乎是目前的3倍,届时每3个美国人中就将有1个是拉美裔。非洲裔增速较慢,将从目前的4110万增加到6570万,占人口比例由现在的14%上升为15%。亚裔将从1550万增加到4060万,占总人口比例从5.1%上升到9.2%。此外,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夏威夷土著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将从600万增加到1120万。混血人口将从520万增加到1620万。

1970年,近99%的美国人被确定为白人或黑人。30年后,这一百分比降低到约87%,其中白人人口由1970年的87.4%降到2000年的75.1%,同一时期,黑人人口由11.1%增长到12.3%。白人人口的变化与“其他族裔”人口的增加相抵,后者由1970年的1.4%增加至2000年的12.5%。

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数目正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口增长了13%,美洲土著人增长了39%,拉美裔人增长了53%,亚裔增长了108%,而同一时期白人人口只增长了6%。白人人口2000年占人口总数的70%,2005年减少至66.8%。非拉美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90年为75.6%,而2009年人口普查时已降到69.1%。这一下降在城市中尤其明显。在全美100个最大城市中,非拉美裔白人1990年占总人口的52%,在其中30个城市中居于少数。到2000年,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了44%,在其中48个城市中居于少数。1970年时,非拉美裔白人

Elizabeth Kelleher, "Foreig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More Dispersed," *Washington File*, August 16, 2006, pp. 7~8.

马小宁:《本世纪中叶白人在美国将不再过半》,《人民日报》,2008年8月17日第3版。

Susan Welch, *John Gruhl and John Comer, American Government*, 8th ed. (Wadsworth, 2001), pp. 517~518.

曾占美国人口的 83 % ,为压倒性多数 ,而人口学家们预言他们到 2040 年时将降为少数。

目前 ,在全美范围内 ,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夏威夷、新墨西哥州及首都华盛顿的少数族裔人口已经超过了白人人口。在马里兰、佐治亚和内华达 ,白人的比例都低于 60 % 。在所有的州里 ,只有西弗吉尼亚和夏威夷的白人数量在增长。

美国的宪政体制在过去 200 多年中基本保持了稳定 ,而同期美国的人口构成却发生了巨变。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美国当时拥有 390 万人口。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直线上升。从每 10 年的移民绝对数看 ,1961 ~ 1970 年仅为 332.1667 万人 ,1971 ~ 1980 年为 449.3314 万人 ,1981 ~ 1990 年增加到 7338.623 万人。1990 年美国将合法移民的限额从 27 万提高到 70 万人 ,而 1991 ~ 2000 年合法移民总数 (包括限额外批准入境的人数) 达到了 909.5417 万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 ,美国的外来移民增加了 174 % 。20 世纪 60 年代 ,进入美国的移民为 330 万人 ;从 1990 年代起 ,每年非法与合法移民人数高达百万。

国外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960 年为 5.4 % ,而在 2002 年已翻番到 11.5 %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的 10 年中 ,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增长了 57 % ,从 1980 万人增加到 3110 万人。

在 20 世纪最初 20 年获准进入美国的 1450 万移民中 ,85 % 来自欧洲 ,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欧和东欧 ,这与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几乎同样比例的移民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国家。

移民情况年年不一样 ,但到 21 世纪之初仍毫无减退迹象。由此可见 ,美国正面临着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情况 ,即移民数量持续保持高水平。

反恐战争、美国经济走弱及减少签证申请待办数量已经产生影响 ,使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总数从 2000 年 3 月至 2001 年 3 月的 240 万人 ,降到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3 月的 120 万人。但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 ,在 2000 至 2005 年的 5 年内 ,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 ,共接纳了 790 万合法与非法移民。这 5 年是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美国总人口本月过3亿》,《新世界时报》,2006年10月6日第59版;李宏伟:《美种族多样性创新高》,《环球时报》,2006年8月17日第4版。

卢瑟·路德克主编:《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构建美国》(王波、王一多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51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64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64页。

美国移民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移民人口最多的来源国是墨西哥,墨裔移民数量已达到 1080.5 万。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位居第二,总数为 183.3 万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截止到 2005 年 3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有 3520 万外国人居住在美国,创下了历史新高,相当于 1910 年移民高峰期 1350 万人的两倍半。在新近合法移民中,55%来自拉美,30%来自亚洲,15%来自欧洲。5 年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减少了 29.4%。

出生于国外的美国人占了年龄 25~54 岁美国居民人数的大多数。在最积极的社会居民群体中,“新美国人”几乎占了 59%,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多出近 16%。

美国人口增长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拉美裔的高出生率。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美国人的年纪也较轻。全美人口平均年龄为 36 岁,而拉美裔为 27 岁。由于人口年龄较轻,他们的出生率增长很快。2004~2005 年度全美有 80 万拉美裔婴儿出生,拉美裔新移民有 50 万人,人口增长率达 3.3%,占同期美国人口增长的一半。

1970 年至 2000 年,拉美裔移民占美国大陆全部外来移民的大约一半。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间,拉美裔移民的半数以上是来自墨西哥。据估计,到 2040 年,拉美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 25%。2002 年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生育率为 1.8,黑人为 2.1,拉美裔人为 3.5。《经济学家》周刊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随着大批拉美裔人在一二十年内进入育龄高峰,拉美裔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猛升。”

近些年来,拉美裔在美国人口比重中增长最快,从 1982 年占美国人口的 7.5% 到 2002 年的 13.8%;亚裔人口则从 1.9% 增长到 4.2%。黑人 2005 年的人口增长只有 1.3%,比拉美裔和亚裔低。

据统计,1960 年,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按其原籍分类,最多的是来自以下 5 个国家:意大利 125.7 万人、德国 99 万人、加拿大 95.3 万人;英国 83.3 万人;波兰 74.8 万人。而在 2000 年,排名前 5 国则是:墨西哥 784.1 万人;中国 139.1 万人;菲律宾 122.2 万人;印度 100.7 万人;古巴 95.2 万人。可见,在这 40 年间,在美国之外出生的人口大增,居前 5 位的由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变成了亚洲人和拉美人,而其中墨西哥

陆乐等:《移民减少,美国吸引力下降》,《环球时报》2008 年 9 月 28 日第 7 版。

粟德金:《移民问题:尖锐的对立面》,《华盛顿观察》,2006 年 3 月 29 日。

《美国总人口本月过 3 亿》,《新世界时报》,2006 年 10 月 6 日第 59 版; Michael Jay Friedman, “Minority Groups Now One-Third of U. S. Population,” *Washington File*, July 12, 2006, pp. 8~9.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 186 页。

人又占压倒多数。他们在 2000 年全部国外出生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27.6%，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只分别占 4.9% 和 4.3%。

这一以西班牙语为日常用语、以墨西哥人为代表的移民浪潮，正在悄悄地改变着美国各地的面貌和人口结构。根据美国最近的人口普查统计，拉美裔人口已超过 4000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14%，取代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其中包括数目庞大的非法移民。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背景和生活习惯上与来自欧洲等地的老移民截然不同，对白人主体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

三 人口年龄和地区分布变化

近年来，美国人口在年龄和地区分布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人口老龄化。同其他现代社会一样，美国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但由于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移民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加之移民人口相对年轻，使美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之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明显、不严重，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少见的，甚至是仅见的。

21 世纪初，美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总数的 12%。其中 85 岁以上的 500 万人。2004 年出生的美国婴儿预期寿命为 77.9 岁，在世界排名第 42 位，20 年前为第 11 位。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的外来移民大多数较年轻，近 20 年外来移民的平龄一直在 30 岁左右，而 65 岁以上移民仅占 3.96%。

其次，人口地区分布变化。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从 2000 年 4 月到 2006 年 7 月，共有 180 万人离开了美国东北部，110 万人离开了中西部。同时，有 260 万美国人从其他地区迁移到美国南部。在同一时期，有 160 万移民进入东北部，100 万移民进入中西部，240 万移民进入南部。国内人口迁入和移民人口使南部人口在 5 年中增长了近 9%。

美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是在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各州。人口增长的地区从过去的大城市转向小城市和边缘城市。小地方的人口增长占了本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的一半。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有很大的不同。人口普查局资料显示，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是内华达州，增长率高达 4.1%。这也是有“赌博者天堂”之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 185 页。

张焱宇：《移民版的“我有一个梦想”》，《世界知识》，2006 年第 10 期。

N. C. Aizenman, “Area Population Losses Offset by Immigrant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2006, pp. A1, A12.

称的内华达州连续第 18 年位居人口增长之首。另有 4 个西南部和中西部州也在人口增长前 10 名之列,它们分别是第二名的亚利桑那州、第四名的爱达荷州、第七名的犹他州及第十名的新墨西哥州。

人口调查显示,幅员辽阔、生活负担轻、户外环境上佳是这些西部偏远各州吸引人移居的原因。但同时,美国民众迁居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良好的天气和工作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人口成长第三快的州的原因。除此之外,其他人口增长快速的州也都在南部地区,包括第五名的佐治亚州、第六名的得克萨斯州和第九名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些人口增长最快的前十州几乎占了美国 2004 年人口增长的一半。

2004 年美国人口普查指出,加州仍然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有近 4000 万人,其次是德州,有 2250 万人。排名第三的纽约州有 1920 万人。美国人口最多的前十州人口总和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占了 54%。此外,美国南方各州的人口总和已经占了全国的 1/3 (36%),西部和中西部各占 23%、22%,而东部仅占全美国人口的 19%。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东西两岸沿海城市搬迁至房价和生活费用较低的内陆地区。近年来加利福尼亚每年都要流失 10 万人口。许多居民选择将手中快速增值的房子出售,搬到房价等价格相对较低廉的州,如亚利桑那、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美国国家住房联合会近期的资料显示,旧金山平均房价为 70.5 万美元。要能够在旧金山买这样一栋房子,一个家庭必须年收入 22.3 万美元,而旧金山小学教师的年薪为 5.3 万。相比之下,凤凰城一栋房屋的平均价格只有 19.3 万,只要年薪达到 6.1 万的家庭就能负担得起。一名小学教师在凤凰城的年薪虽然只有 4.5 万,稍低于旧金山,但对一个双薪家庭而言,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再遥不可及。

从 2000 到 2005 年,美国南方人口增长比其他地区更快,直到现在,其人口的增速也没有放缓的趋势。这是由于中西部或一些北方州的税收高,而南部各州的税收和消费偏低,因此促进了人口流动。一些南方州如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人口增长快;而在中西部尤其是大型的老工业城,如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纽约州的水牛城,却面临着相反的人口发展态势。

外来移民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地区,移民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南部。1988 至 2002 年间,分布在美国西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外来移民依次为 567.5371 万人、36.338 万人、351.4071 万人和 152.5918 万人,分别占外来移民总数的 39.16%、25.05%、24.25% 和 10.53%。同期接受外来移民最多的 10 个州依次是

张帆:《美国人如何应对高房价》,《世界知识》,2006 年第 16 期,第 68 页。

加利福尼亚(456.1693万人)、纽约(200.1439万人)、得克萨斯(126.5587万人)、佛罗里达(114.2382万人)、伊利诺伊(70.3299万人)、新泽西(69.7483万人)、马萨诸塞(33.8103万人)、弗吉尼亚(28.1252万人)、华盛顿(27.4255万人)和马里兰(25.8139万人)。

亚裔人口主要居住在美国的西岸和东北部。其中西岸为49%,东北部21%。以州计算,2007年亚裔人口多数数住在加州、纽约和夏威夷,分别是420万、120万和70万。

在2000至2005年到达美国的500万移民中,58%居住在6个传统移民地区: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新泽西和伊利诺伊。加州吸引了21%的新移民。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这6个州吸引了80%新移民,加州一州吸引了35%。同期移民增长幅度超过全美平均两倍的州还有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田纳西、肯塔基、内布拉斯加和新罕布什尔州。

新移民的目的地比以前更多了。现在前往传统的落脚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少了,更多的人来到“新定居地州”,如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艾奥瓦州、犹他州和特拉华州。

美国大都市人口日渐流失。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几十年人口减少的美国大都市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新潮咖啡馆、餐厅和住所的兴起,曾经重获生机。但是好景不过维持了10年。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人口普查估计,超过24个在过去10年中曾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目前正处于衰退中。快速成长的城郊地区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职业,而适中的房价也是吸引外来移民搬到这里的原因,虽然他们一开始是在大都市的市中心发展起自己的事业。

“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开始从城市中搬出来了。对很多人而言,大都市是他们落脚的一个中转站,没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大都市的辉煌期还能延续多久,”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姆·弗雷(William H. Frey)说,“但我们显然是在朝着和那时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半个世纪前的2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16个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底特律、克里夫兰、匹兹堡、圣路易斯、水牛城等人口50年间减少了一半,费城减少了1/3。

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间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是埃尔克格罗夫(Eikgrove),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南部,一年内人口增长12%,达11.2338万人;以下依次为内华达的北拉斯维加斯,增长11.4%,佛罗里达的圣卢西亚港(Port St. Lucie)增长11%,亚

《美国亚裔人口中华人最多》,《环球时报》,2008年1月25日,第22版。

李焰:《美国大都市人口日渐流失》,《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7月20日。

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 (Gilbert) 增长 11 % , 佛罗里达的科勒尔角 (Cape Coral) 增长 9.2 % , 加州的莫雷诺谷 (Moreno Valley) 和兰乔库卡芒加 (Rancho Cucamonga) 分别增长 7.3 % 和 6.4 % , 佛罗里达的米拉马 (Miramar) 增长 5.2 % , 亚利桑那的钱德勒 (Chandler) 增长 4.9 % , 加州的欧文 (Irvine) 增长 4.9 % 。人口减少较多的城市是: 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减少 2.3 % , 圣路易斯减少 1.8 % , 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减少 1.6 % , 北卡罗来纳的费耶特维尔 (Fayetteville) 减少 1.6 % , 波士顿和佛罗里达的海厄利亚 (Hialeah) 分别减少 1.5 % , 底特律和新奥尔良都减少 1.4 % , 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减少 1.3 % 。在美国前 10 位大城市的排序中, 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取代圣迭戈成为第七大城市, 人口达 126 万。凤凰城第五, 费城第六。50 万人口以上增长较快的 7 个城市中有 4 个在德州, 它们是沃思堡、圣安东尼奥、奥斯汀和埃尔帕索。

中西部城市受挫最大。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全美 251 个大都市中, 有 68 个在 2000 年到 2004 年间人口缩水。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时, 只有 36 个城市出现了这种情况。20 世纪最后 10 年里, 只有 1/3 的城市人口减少, 而现在加入这一行列的城市却高达 60 % 。南部和西部也曾出现这种情况, 其中包括加州重镇旧金山和奥克兰。

人口学家将这一衰退归因于这些城市高企的房价和高科技经济泡沫的破灭。弗雷说, 即使是发展迅速的美国新兴城市, 扩张步伐也放慢了。在这 10 年中, 芝加哥人口减少了 3.4 万人, 但主要是因为拉美裔移民的外移。拉美裔家庭开始大批离开城市, 到郊区享受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并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学校。一些年轻的单身移民甚至直接到城郊落脚, 那里能为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建筑、清洁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

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人口流失之严重, 已经影响到它在整个美国的地位。底特律现在的人口缩减到 90.0198 万人, 被硅谷中心圣何塞挤出了前 10 大城市。这种人口趋势对整个密歇根州来说都是件悲哀的事情。

东海岸呈现多样化。相对于西部而言, 美国老牌工业基地东北部的大都市算是景况尚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和纽约市都在沉寂了几十年后有所反弹。特别是纽约, 自 2000 年起城市规模一直持续发展。但是像费城和克利夫兰等却更早现出“昨日黄花”的惨境, 人口缩水的趋势从未停止。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的人口调查也显示, 这两个城市自从 1950 年代起人口就一直在缩水。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中, 美国城市人口流失的趋势已成定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大趋势, 所谓 1990 年代的城市复苏, 也只是这长期衰退

Rick L. Lyman, "Surge of Population in the Exurbs Continues," *New York Times*, June 21, 2006, p. A10.

中的昙花一现罢了。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到 2010 年在美国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大都市中,将有 3/4 不如 1990 年代。

四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的深远影响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移民人口和移民出生率的增加及与之相应的美国白人人口的减少。移民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多方面的影响。但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移民是美国近几十年和未来人口增加的主要来源,而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据美国移民局估计,现在有 900 万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住在美国。关于移民问题,美国国内的讨论大体有两种论点:一种是“移民有益论”,另一种是“移民有害论”。“移民有害论”的一个论点是,外来移民增加了美国本地人的经济负担。他们无论如何都是靠当地人养活的。移民夺取了当地居民的工作,强迫国家为他们的子女上学支付学费,为老人和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支付退休金等。负责管理外来移民工作的官员的薪金也是由当地纳税者提供的。

笔者认为,移民对美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难以一概而论。

首先,外来移民加速了美国种族的多元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来自欧洲的移民的减少和来自亚洲、拉美的移民增加,美国有色族裔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快,其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而白人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外来移民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移民来源地的日益多元化,使美国人口的种族格局进一步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的确对主要由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构成的主流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人口学家约翰·洛根(John Logan)认为这种变化是积极的。他指出,“更多的拉美裔移民和更多的亚裔移民的确是在改变美国社会,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美国曾经是个黑人和白人对立的社会,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黑白两大族裔的鲜明界限,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样性。这是一件好事。”

其次,外来移民丰富了美国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也丰富了美国宗教、语言、音乐、饮食、节日等文化的内涵。在语言方面,由于拉美、亚洲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居民中讲西班牙语或亚太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多。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居民 5 岁以上人口中多达 4695.2 万人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占

《美国非法移民纳税积极》,《华盛顿观察》,2003 年 4 月 15 日。

李焰:《突破三亿大关,美国为人口增长拍手称快》,《华盛顿观察》,2006 年 10 月 25 日。

5 岁以上人口的 17.9 % ,其中讲西班牙语语言给一些学校的教学体系带来了压力,但同时也丰富了学生对非西方文学和艺术的了解。在音乐方面,来自亚洲和拉美的移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音乐文化。

第三,外来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移民进入美国,势必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刺激了拉美裔企业的发展。从 1997 年到 2001 年,拉美裔企业在全美的拓展速度以 34 % 领先于亚裔(32.1 %)和其他少数族裔,并高于白人企业的 27.4 %。

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应、消费市场、教育及科研等方面。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外来移民一直是美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来源,而且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20 世纪 70 年代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人口的比例为 10 %,1980 年代上升到 25 %,而 1990 年代美国新增劳动人口中有一半是外来移民。美国东北大学劳动市场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12 月初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外来移民功不可没。该调查报告认为,外来移民不仅弥补了美国若干地区劳动力不足的缺口,也改变了美国劳动人口及若干产业的结构。该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1990 至 2001 年间,迁居美国的 1300 万合法与非法移民中,有 800 万人进入劳动市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而马萨诸塞研究所与公民银行在马萨诸塞州联合进行的一项题为“劳动力的变革:移民和马萨诸塞州的新经济”的研究,也证实了外来移民对马萨诸塞州劳动力增加所起的“意义非凡的作用”。该研究报告显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1997 年,外来移民在马萨诸塞州的民用劳动力增长额中所占比重高达 82 %。该报告估计,如果不是移民涌进使得工厂保持活力,新英格兰现在的从业人数会比 1990 年少 20 万人。到 90 年代后期,移民已占据许多蓝领行业劳动大军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制造业的生产和输出至关重要的行业。在技术型制造行业,移民被雇佣的机率是出生于美国人的两倍。作为制造工、装配工、机器操作员这些维持工厂运转的工种,外来移民被雇佣的机率是土生土长美国人的 3 到 5 倍。该报告认为,“在专业领域,移民也要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出色。移民成为大学教师的机率比后者高两倍。移民中超过 2 % 的人拥有这种职位,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这些职位的人不到 1 %。”

由于近年来美国生育率下降,美国已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宽松的移民政策将有利于缓解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促进美国经济繁荣。

在消费市场方面,外来移民是一个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不但是一般消费品的购买者,更是房地产的重要购买者。2000 年 1 月,美国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研究所(A-

李焰:《突破三亿大关,美国为人口增长拍手称快》,《华盛顿观察》,2006 年 10 月 25 日。

lexis de Tocqueville Institution) 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民的到来,促使首都华盛顿及周边的房地产集中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升 13.8%,远远高于全市 2.7% 的平均增幅;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和马里兰州,在外来移民数量增加 113% 的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扬了 37.5%;而在外来移民数量很少或者没有外来移民的地区,房地产价格则出现了下滑。该研究报告显示,在外来移民数量下降最多的 10 个居民区,外来移民人口平均下降 39%,房地产价格则平均下降了 7.6%。

移民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一些地区的失业率,促进了美国的产业成本的降低。在美国,外来移民比率最高的那些城市显示出最低的失业率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城市包括纽约,其 43% 的居民出生在国外,还有 9.2% 的纽约市居民出生在移民家庭。再如洛克—安杰列克,1/10 的居民不久前才来到美国。移民潮事实上帮助美国当地居民降低了失业率,外来移民通常情况下愿意干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并情愿得到较少的工资。这使当地的生产者降低了生产和服务成本,有利于美国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

在教育及科研方面,外来移民的贡献更加突出。一方面,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消费。1976 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外国学生仅有 17.9 万人,而到 1990 年和 2001 年却分别增加到 38.7 万人和 54.8 万人,其中读工程、科学和商学的人占了近一半。据美国国际教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报告,2001 至 2002 学年度,在美国高校注册的外国学生高达 58.2996 万人,其中以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最多,分别为 6.6836 万人和 6.3211 万人,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加拿大的留学生人数紧随其后。这些外国留学生大都进入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该报告说,外国留学生每年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 120 亿美元。同时这些留学生中不少人毕业后都留在了美国,可以说是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免费人才”。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虽然外来移民中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但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也明显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2002 年 3 月,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虽然外来移民中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出 18 个百分点,但外来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了 6 个百分点。

外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其所从事的职业。正如美国敦山大学区域经济研究学院经济学家巴苏所说,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到美国的移民中有 1/3 以上

李焰:《突破三亿大关,美国为人口增长拍手称快》,《华盛顿观察》,2006 年 10 月 25 日。

李焰:《突破三亿大关,美国为人口增长拍手称快》,《华盛顿观察》,2006 年 10 月 25 日。

的人属蓝领阶层,但是几乎每4人中就有1人从事科技、管理、制造等专业性工作。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研究所在1996年的研究中采用了一项著名的技术革新统计指标,即新专利的公布,来衡量外来移民的发明和创新精神。该研究所从美国公布的专利中随机抽出250个专利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其中有19%的专利权是授予外来移民或外来移民的美国出生者联手发明的项目。这一比例数是外来移民所占美国总人口比例的两倍。该研究发现,其中4位外来移民的发明提供了1600多个工作机会。

2001年,在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中,非美国居民占了13%,在博士生中,他们占到了24%。这个数字在理工科更高。比如,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是外国人。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大学取得科学领域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将近1/3是外国学生;这个比例到了工程领域则更大,有过半的毕业生来自外国。1987年,有49%的外国学生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留了下来,而到1999年,这个数目增加到71%。

第四,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移民问题向来是美国政坛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以拉美裔为例,1951至1998年间进入美国的拉美移民多达1043.99万人,占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42.99%,结果拉美裔适龄选民人数急剧增加,从1972年的560万人猛增到2000年的2160万人,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民主测验专家本迪克森(Sergio Bendixen)认为,“2000年选举的最大新闻是新移民选民的激增——外国出生者政治影响的上升,200万来自一个特别的选民集团(拉美裔)的特大选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通常情况下,外来移民有激情,具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动性。他们带来了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这使他们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位在亚洲出生的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是4.19万美元,不仅超过所有其他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甚至超过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家庭年均收入的3万美元。如来自亚洲的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要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出近10%。

移民数量的庞大及其种族背景的差异,使得美国人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危机感。据统计,迈阿密是美国50个州之中拉美裔色彩最浓的大城市。30多年间,在迈阿密说西班牙语的人已经占绝对优势,从根本上改变了迈阿密的人口种族构成和文化、政治及语言。到2000年,在迈阿密市生活的国外出生的人口中,96%的人来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除了海地人和牙买加人以外,全都说西班牙语。迈阿密2/3的人

陈奕平:《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特征及影响分析》,《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205页。

为拉美裔,半数以上是古巴人及其后裔。2000年,迈阿密居民中有75.2%的人在家里不说英语(这一比例在洛杉矶为55.7%,在纽约为47.6%)。迈阿密在家里不说英语的人当中,有89.3%是说西班牙语。2000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占迈阿密居民的59.5%(这一比例在洛杉矶为40.9%,在旧金山为36.8%,在纽约为35.9%。其余大城市中,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下)。2000年,自称英语流利的迈阿密成年人只有31.1%,而这一数字在洛杉矶为39.0%,在旧金山为42.5%,在纽约为46.5%。

这种情况使美国国内持续出现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讨论。外来移民是否接受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他们对美国主流文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悲观的一方以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为代表。这一派观点认为,新移民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正在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只有阻止西班牙文化和移民,美国才能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

结 论

总的来说,外来移民和美国少数族裔较高的出生率使美国人口数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使美国人力资源优势得以保持,生产、消费得以较快增长,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发达国家在21世纪初仍呈上升趋势。同时,外来移民和国内少数族裔人口的较快增长也使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不断地多元化,美国的面貌在发生根本性的深刻变化。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和社会,白人人口比重在下降,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人口质量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持续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使美国继续吸引相当数量的海外优秀人才,保持了美国在高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和国内的人口增长大多是少数族裔,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英语水平低,这使美国人口的质量和素质下降,使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有所下降,并导致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制造业,特别是在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如德国和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国科学技术、设计水平和劳工成本的问题,而是美国产品最终制成中的质量问题。尽管其高素质人才的创新和科技水平仍在上升,但近几十年来生活在美国和熟悉美国的人都明显感到美国的各行各业,如航空、饭店、电信、银行、交通、零售、餐饮等行业的服务今不如昔,服务水

平和质量的下降不是服务设施硬件水平的下降,而是服务人员素质的下降。这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力量对比的长期发展趋势、对美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长期走势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先进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实现崛起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多年来美国各种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以墨西哥裔为主的拉美移民的教育水平明显偏低。2000年的调查表明,出生于美国的成年人当中,中学毕业者占86.6%;在美国之外出生的成年美国人当中,中学毕业者所占的比例高低不等,欧洲裔有81.3%,亚洲裔有83.8%,非洲裔有94.9%,而拉美裔只有49.6%,其中墨西哥裔最低,只有33.8%。在1990年,墨西哥裔当中的中学毕业比例仅为整个国外出生者的比例的一半。

1998年,全国拉萨协会(美国一个著名的拉美裔人组织)发现,拉美裔中学生退学率为3/10,而黑人退学率为1/8,白人退学率为1/14。2000年18至24岁人口中,中学毕业以上水平的白人为82.4%,黑人为77%,拉美裔人为59.6%。

与墨西哥移民的教育情况相似,2000年在美国国内出生的就业者中有30.9%的人是担任专业职务和经营管理职务的。其中,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在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就业者当中的比例相差悬殊,墨西哥裔人担任这类职务的比例最小。其中加拿大裔46.3%,亚洲裔38.7%,欧洲裔38.1%,非洲裔36.5%,拉美裔12.1%,墨西哥裔6.3%。在处于贫困状态而依靠救济为生的人当中,墨西哥裔移民占的比例很高。1998年,在7个最大移民群体的贫困率中,墨西哥裔为31%,古巴裔为24%。

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虽然移民和国内少数族裔出生率较高使美国人口数量持续相对地快速增长,美国没有出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出现的人口减少趋势,美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而言也并不严重,美国经济和社会得以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人口结构和质量的变化也使美国的优势逐步减弱,使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并从根本上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21世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的趋势。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方力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93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94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95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96页。

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armed forces , and the participation in and guidance of Taiwan’s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the constant upgrading of US-Taiwan military “ software ” cooper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degree of “ institutionalization , ”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are moving toward the dangerous direction of a “ quasi-military alliance. ”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Impact *Chu Shulong and Fang Liwei* (75)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only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se population witnesses a relatively high growth rate. This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the trend of a fairly rapid growth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a compar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 the large number of Latino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 who are the mainstay of population growth , have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 poorer level of English , thus forming a long-term trend of degradation of overall population quality. The degradation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American products and services , thus leading to the downward trend of American national strength ,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even beyond.

A Difficult Choice : O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Palestine (1945 ~ 1948) *Yuan Zheng* (90)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Palestine from the time of the end of WW II to the time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Israel , the article aims at showing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alestinian issue , thus demonstrating how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US affects it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urse of policy formulation ,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constantly fell into a dilemma. Strong domestic pressure urged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to support the founding of a Jewish state while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Middle East called for keeping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Arab world. The situation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After much weighing and hesitation , Truman , taking domestic political needs as the priority , came down on the side of supporting Zionism.

A Revisit of the American Populist Movement *Yuan Zujie*(114)

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the U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a mass protest movement against big banks , big corporations and other monopoli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